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沈下賢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 棻

謄錄監生_臣王叔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沈下賢集

別集類一唐

提要

臣等謹案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
賢亞之字也本長安人而原序稱曰吳興人
以從其郡望然李賀集有送亞之詩亦曰吳
興才人怨春風又曰家在錢塘東復東則似
真吳興人矣唐人里貫多錯互不得其真未

之詳也亞之登元和十年進士第太和三年
柏耆宣慰德州辟為判官耆罷亞之亦坐貶
南康尉是集凡詩賦一卷雜文雜記一卷雜
著二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文併對一
卷碑文墓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杜牧李
商隱集均有擬沈下賢詩則亞之固以詩名
世而此集所載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則務為
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間觀其答學文僧請益

書謂陶器速售而易敗，鍛金難售而經久。送韓靜畧序，亟述韓愈之言，蓋亦戛然自異者也。其中如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解，大抵諱其本事，託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傳之類。劉克莊後村詩話，詆其名檢掃地、王士禎池北偶談，亦謂美玉、邢鳳等事，大抵近小說家言。考秦夢記、異夢錄二篇，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見太平廣記二百

九十八卷均注曰出異聞集不云出亞之本
集然則或亞之偶然戲筆為小說家所採後
來編亞之集者又從小說擴入之非原本所
舊有歟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刻序不著姓
名錢曾讀書敏求記乃稱為元祐丙申刻考
元祐元年歲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紹聖中
間不應有丙申蓋即此本而曾誤記寅為申
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記為二十卷亦誤倒其

文也池北偶談又記末有萬曆丙午徐煥跋
此本無之而別有跋曰吳興文集十二卷義
取艱深字多舛脫不可卒讀因從秦對巖先
生借所藏李滄華抄本校閱一過題曰辛卯
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為誰然則此本校
以季氏本季氏本鈔自錢氏宋刻其源流固
大概可見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

臣陸費墀

沈下賢集原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間
韓柳唱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
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
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
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聘藩鎮嘗游韓愈門李賀許
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
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於今者既不盡見世之

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三項得善本再加
校覈皆得其正惜其藏於篋笥不得好學之士共有翫
繹因命工刊鏤以廣其傳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欽定四庫全書

沈下賢集卷一

唐 沈亞之 撰

賦

夢遊仙賦

余昔一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遊仙
其詞曰

杳漠漠兮昇絕根雲轡九天兮越崇門星凌曉以淡白
瀾咽澗於錦礫石榴笑而織娥喜闈導余而就將止襲

烈蕙之芳風送麗音於遠耳目恣邁而多適吾超超其
樂此銀墉兮桂廂差瑤階兮上玉堂卷紅幕以發繡戶
中有人兮結清處語媽延兮情綽擗命余蔭于蘭之厦
迴穠顏以一顧鬢嬌眸而融冶烟津兮玉盤火桂兮炮
鸞鼎娥司味和苦酸羸吹既調夏湘絃合我飲食兮樂
吾後園乃稱詩曰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芳兮草芽短
菱結帶兮苻含絲設遨遊兮導佳期又詩曰穠光醉兮
昏綿綿焉與久樂萬年春留連兮其未央吐芳意於荃

言忽發寤以無覩魂迷念兮情牽既諒人生之皆夢孰
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悠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并序

往者某值宴於鄭衛之侯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
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曖然既罷昇鼓堂上
筵吹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曰今自有土
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于態誠足以
賦其容也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佳人以繼態撼隆冠之繁珂兮披文纓于大帶跪閃舉以揮猶兮拖旋襟之襜曳驚遊思於情杳兮注光波于穠睇顧巧度之無窮兮將多變而若雲揚厲唱於鼙鼓兮儼蘭露之芳津汨傍俯以裊影兮蕩風蕖於橫茵愕兮若驚弛兮若嬾歛然連姹翔然媽偃婉振修袖以拋拂兮韜纖肱以揉綰差重錦之華衣俟終歌而薄袒既而抑倚昂拚蹈節振臂驅捷蹠以捉碎盡戎儀於弱媚見

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劍氣曲響未遒邊風襲吹聞代
馬之清晰發言禽於詠類客曰若此之狀也以鄭衛而
前陳吾固知其將墜

古山水障賦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疎子以峭孤迴補籍之暇筆兮賦
他山於遺圖擲琨瑤於吶口兮若含采以咀蘭惟古工之
包化兮啓羣峯於無間勢蹙嗽以特起牙騰排而上干
翠參差以玉立俱疎疎以攢攢於是瀕以長瀾森以怪

木瑟汨慄颺淒煩蕩燠浸平繚於楚澤冶妖韶於陽谷
低霾橫暝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澹而不歸怨擗惹乎
巖曲縹蘚青籬兮事幽澁細澗綿流兮洄噴噎山之人
兮夕忘寐而坐忘興惟紺枝兮帶黃葛暖草被崖兮垂
綠髮翔鸞翔翠相追征兮振錦舒繡錯以明兮啼羈酸
雌裂皆吻兮風兮穴怒寥而辭兮山中之木何凋榮兮

詩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淪劍壑茲地似花臺
油壁何人值錢塘
度曲哀翠餘長染柳香
重欲薰梅但道行雲去
應隨魂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黃鶯啼時春日高
紅芳發盡井邊桃
美人手暖裁衣易
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候仙亭

新剏仙亭覆石壇
雕梁峻宇入雲端
嶺北嘯猿高枕聽
湖南山色卷簾看

答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勞君輟雅話聽說事疆場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羌
河流辭馬嶺節卧聽龍驤孤負平生劍空憐射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遠迤別夢長水關開夜鎖霧棹起雲涼烟
月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山曾撼櫓轉瀨指遙檣蒲葉
剪刀綠筠筒楚粽香因書報司遠為我憶檀郎

別龐子肅

自為應仙才丹砂鍊幾迴
山秋夢桂樹月曉憶瑤臺
雨雪依巖避烟雲逐步開
今朝龍仗去早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
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
風軟遊絲重光融瑞氣浮
鬪雞憐短草乳燕傍高樓
繡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
迴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寇立

客思聽蛩嗟秋懷似亂砂
劍頭懸日影蠅鼻落燈花
天

外歸鴻斷漳南別路賒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船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曉蒼蒼秋林拂岸香露珠蟲網細金縷兔絲長秋
浪時迴沫驚鱗乍觸航蓬烟拈綠線棘實綴紅囊亂穗
搖鼉尾出根掛鳳腸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露花浮翠瓦鮮思起芳叢此際斷客夢况復別志公既
歷天台去言過赤城東莫說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色先驪岫寒聲別雁羣川
光如戲劔帆態似翔雲為報東園蝶南枝日已曛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曾在蓬壺伴衆仙文章枝葉五雲邊幾時奉宴瑤臺下
何日移榮玉砌前染日裁霞假雨露凌寒送暖占風烟
應笑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送龐子肅

三年遊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都作無成不歸去
古來妻嫂笑蘇秦

西藩請謁廟

肅肅層城裏巍巍祖廟清聖恩覃布護異域獻精誠冠
蓋分行列戎夷辨姓名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貞瑞靄
千重色簫韶九奏聲仗移迎日轉旌動逐風輕體運威
儀正年推俎豆盈不才慙聖澤空此望華纓

勤政樓下觀百官獻壽

御氣黃花節臨軒紫陌頭
早陽生彩仗霽色入仙樓
獻壽皆鴛鴦瞻天在冕旒
菊罇開九日鳳曆啓千秋
樂闋祥烟起杯酣瑞影收
年年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迴難親
蓋小辭山早根輕觸石新
飄揚經綠野明麗照青春
拂樹疑舒葉臨江似結鱗
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
看助為霖去恩沾雨露均

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

曲臺晴望好，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花。帶
雲猶誤雪，映日欲欺霞。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園中
春尚早，亭上路非賒。芳景偏堪賞，其如積歲華。

村居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
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緣
我憔悴，為我哭秋思。

沈下賢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沈下賢集卷二

唐 沈亞之 撰

雜著

湘中怨解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
往往不寤今欲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韋教善撰
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

曉月渡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有
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
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
與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
其調賦為怨句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撰光風詞曰
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里英與處萼兮
潛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衣醉融
光兮渺渺瀾瀾迷千里兮涵湮涓晨陶陶兮暮熙熙舞

婀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
酖遊顏兮倡蔓卉穀流
蒨電兮石髮髓旒生居貧
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
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
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
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
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
訣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
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
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
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
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
兮靄靄洋洋懷佳期兮屬
三湘聲未終有畫艦浮漾
而來中為綵樓高百餘尺其

上施緯帳欄籠畫飾帷
寥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
被服烟霓裙袖皆廣長
其中一人起舞含嘖淒怨形類
汜人舞而歌曰沂青山兮江之隅
拖湘波兮裊綠裾荷
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
舞畢斂袖翔然凝望
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
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
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
蓋欲使南
昭嗣烟中之志為偶倡也

文祝延

有引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民蔭而安他日侯恙在體蒼野之祈祠於神者皆以請侯益憂焉後得閒而詞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聞物志因耆耄為請於是與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今復用延命為篇目其詞二闋

閩山之杭杭兮水棚吞荒抱大兮香疊層騰氣清渾兮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

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髣
髴我民請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
光照導兮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
民縈憂兮心苦創飽我之飢兮侯由有穀神有澤兮宜
蔭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羣卑勤之恭潔兮鑒貞
盟乎山竹

右一闕為祈

兕載吹兮音咿咿銅鏡呶兮呼眠睭樟之蓋兮麓下雲

垂幄兮烟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有
盤列兮答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窳窳右侍伎兮左夫人
態修邃兮佻眇調丹含瓊兮瑳去聲佳笑馨炮羶燔兮溢
按豆爵盃無虛兮菓撫雜佑秋雲清醉兮流融光巫裙
旋兮覘袖翔瞪虛凝兮覽迴揚語神歡兮酒云央望吾
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搨寶轡千弭函絃兮森導騎吾
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兮居遊自遂

右一闕為酬

為人撰乞巧文

和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祝織女作穿針戲取筍篁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攻文又能初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為情語以導所欲詞曰惟雲渚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姣月泣明珠之清露即何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珣碧凝其異質兮韻隆虹於靈霄假文羽於孔雀兮而

使擅夫佳麗戴雲蟬之重綏兮塗蠻金於綺筵細綃縷
於藕腸兮差蓮跗以樣齒命纖爪之蟲絲兮裊簷機之
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賜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
妍色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春
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烟出乎無間縹窈緲以斐
疊若披若曳兮擗平林兮橫曉水襲霽旦之繁芳兮因
隱映而增綺澹冉冉其形容世無隱以偕此是物之巧
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淡兮曲溜溢鷓鴣鷓

雖兮引乳娣戲音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
春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憶棄葉擺風叫夜兮留燥雪
流韻淒澁兮泱喑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鐘之流越是
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于管絃也

祝栲木神文

并序

謫掾秋病偃於漢之陽恍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胷
薄頂無尻禿眉罇吻嗜痔而饕誦視朕朕嚙氣羸臊指
人生寒栗肌捷毛及寤怪歎以告筆吏局曰斯癘鬼也

亞之曰癘鬼何端而侵我乎扁曰癘之為情惡倘倘而狎睢同丘為仇同惡扶依依邪傳影倒步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巫今掾之為人體曠神虛樂態惡惡內曠外疎翱翔自儀舉止無虞不機不扁為所啗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扁聞之槁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酬而訴也願召巫用酒肴以寄詞為祝使其有愧必榜且戮掾無鬱也于是乃與撰為祝言一闕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淘晨雲於宿靄惟附獻之橫峯兮寫
甘灣之清泚聞楠木之留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邱茹清
明之靈英含端光而為體與午節及皎峭兮惡清明之
闇靄粵客子之何羈兮啁我血於癘鬼癘鬼之狀草莽
樸椒蹴折兮蝮背棚橫兮蠱腹板聲語虬反兮薄頂而蛇
穎颯扶兮赤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兮投怪言以禍
福拒良藥於煩痰兮謗嘉肴而謂之毒衣去聲戾氣以為
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怪魅之朽險兮非神君兮孰能

以族洗身而為詞兮望皇霧於櫛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於路左享之
不已將軍曾為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將意
而斬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有山為
鞍山山北有關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於此防遏
不意元和初罷之西有沂山山有廟則東安公也沂州
刺史每春自禱恩是山山有谷九十九所河分流曰沂

曰汶東注沂南流入青道沂州山東南有山曰太平山
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歲有寇曾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
五檀也

秦夢記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
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膝前席曰
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
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

秦官也

使佐西乞術伐河西

秦晉

也郊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
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聳蕭史先死公謂亞之
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
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
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
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
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細衣裝不多飾其芳妹明
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

之便館居之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
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
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
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
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
公主公主悅受嘗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
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
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

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
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
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
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
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
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
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卧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
入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

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者擊髀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去為歌詞曰擊休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

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
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歸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
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
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窓紗檀點
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
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
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送吏
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明

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舍曰
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
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仙矣惡
又死乎

沈下賢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沈下賢集卷三

唐 沈亞之 撰

雜著

夏平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以阻河地當朔方
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夫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
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
在陰為佞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也在下殘冤而

為也恨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
元和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琳為之後以兵
叛天子命將軍演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別
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乃以其善貌擇而入其餘均賞
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應為尚書
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迺留意於察果
得之即令曰天子愍不幸久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
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

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
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汙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
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
尚書愿迺以畜馬為則誦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
死志積寃憤既出即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情
不勝於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為喜而舞謠其
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後已是則條理其
政如此其氣復為悖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

屬民皆雜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為落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元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為兵相伐強者有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輾轉六七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華迫貨馬牛羊橐駝者貨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險擊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後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氣駭而逸亡

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
與執而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
故亡馬者復得之是則整頓其弊如此其氣復能為佞
耶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笑色語法之不清則
平不得信於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於相則天
下平處於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
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

爾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俗家皆家平盧軍昉父珍岑舉進士
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
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
時權相國為吏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
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昉與故勃海人高鉢為等
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鉢昉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
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萬人北渡河屯太

原以為顧望鉢盂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之為朝省以樹大功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勤穀減糧歲得均糴至於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矣此借言于家人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盡

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雖
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飢渴之望也
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
鼎顧與糠粃齒尚何所酬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
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
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孥怒掉尾以倚嘯厭
食於熊豕麋麇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
餒是知命縣于執者之手雖塵兒得以狎而搏雖欲申

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捨自食而就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鉢而昉以能善人左右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有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乃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昉乃為練繒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

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昉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萊淄之上此時海

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豎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昉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誑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迴遠凡數千里乃及昉所處未見昉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昉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引死航令萊人嘗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

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
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
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
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
西六十里近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
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晤亦為師道
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年
二月乙亥也高鈇以前著跡追為尚書蓋言寵之眈得

以外郎為滑從事詔令行餘為記室行餘與昉會於河
關之間昉謂行餘曰昉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
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
昉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
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
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昉之
節故恚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萬勝岡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

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夕望氣其狀有寇
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
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數竒將軍言
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
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
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
垣周將軍監軍使出牛酒而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
澤之地其土瘠漓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

也顧為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

去聲

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

皆悅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力也既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吾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魁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寇果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高言指城

上曰為我曹敬謝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
賢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
渡澗渠上史簇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
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
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
隅復自延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
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為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
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

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存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賢繼轡轉鬪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怠

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語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
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
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我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
鉤乃吾之部多吳楚畊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
鳥之性其生矣惟惟如偷兒其遊翔之羣非不多也及
撫掌而駭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
待我今驅是於谿谷之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
狼寧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

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
勝敗之語語之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
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
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
於帳中令諸將各職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
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曰自建中於今淮
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
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其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

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
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間郡邑之人畊桑自力
輸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計毅誠招
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
為百全之基驅猶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
命頃刻即萬一有不如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
對曰此吾已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
年公若僕之亡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

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以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賤之棄焉得延頸跼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蒞牧之下矚賊壘分銖皆察及日中天風西猛起折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不利邪願屯兵堡史蒞以伺之中貴人曰某

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
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盧宣之軍居間
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遯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
傷幾欲引去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
潰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西行數十里
因與盧宣之軍相棄盧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
中軍力鬪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
數百人寧武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

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某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滑分河錄

九年冬為節帥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秦請於魏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春秋堤防不為固此將軍所

明知也竊以黎陽西南其洄孺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不間洛滑以西雄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即河勢日夜以壯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况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民前聽所語是黎陽與滑居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有戚者夫全大以棄細順理也

且滑壁數萬人民不安業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專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振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况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孺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通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逸
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昔漢徒
山東豪富兼併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
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
聞嘗俟輓於吳越而復給也今以三十千人食勞輸江
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覆舡敗輓不得十半自漕
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百數歲費錢十

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撻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以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二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牛一韁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人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甸服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

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沈下賢集卷四

唐 沈亞之 撰

雜著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

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

從東廡下几上取綵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
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空換九
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傳年父母使教妾為此
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視鳳既罷
美人泣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去鳳
亦覺昏然忘有記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眎復省所
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此是日監軍使與賓府
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

功蘇滌皆嘆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邵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笳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誼鳥錄

貢籍中有鳥誼名著生商山始以誼聞商之貢來者云
能搏擊雀鷄以為天子後宮遨戲貴幸宜進此以具樂
後宮亦相尚竒飾之以綵絲合縷為足縈垂縷以絳繒
衣尾加鳴金撼如珮又指習其捷便指熟得如意後宮
從上所遨幸者誇翫無厭春縱去秋輒復貢來誼鳥性
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鷓而意氣狀貌
復不類往往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數百其春乳當為

食者還飼卽先稚或疾無別已兒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卽羣衆相號呼若不忍去爭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他名沈子曰余幼過商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為梟獍者遠遁而愧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游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能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脇

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扎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

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御史縱者尤能軍中
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
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
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
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迹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
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
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毬
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
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相國
賈公耽在滑能燕材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
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
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望嬰會嬰從其
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
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

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
斷其妻頸遂中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
鄰以為真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
迺誣以過夫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
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
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扑者數十人
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
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

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贊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誼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為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余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真古豪矣。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

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於饒者病且
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
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
血開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橐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
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與常曰不也吾
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非任反禍耳
卒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
狹見終日希售推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

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惋寧能離其心
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府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
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苦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
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不仁而神可欺
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
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也豈其言之憤不足畏
耶今世或為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
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

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于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飢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蒙活於估人劉承家
女使喜子為人惠口而柔顏承載與往來襄閩楚越之
間常之閩納貨與息客雜居閩市中有韋生者居比屋
與承喜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悅喜子而承顧頗喜酒多
亡故韋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韋益欲淫之會承欲
北舟向利韋思得與偕及圖假載於承承曰諾且承因

匿貨坐抵禁繫公室韋獨得與喜子在舟因賂傍者教以語云承得死罪事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語達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蘇復與言然知其妄乃已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元和四年終衛人程生為之說贊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事至死不變亦可謂烈嗚呼狐死正丘首而喜子之仁也

沈下賢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沈下賢集卷

五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欽定四庫全書

沈下賢集卷五

唐 沈亞之 撰

記

河中府叅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叅軍
馬觀其意蓋欲以清入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
地出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
府六雅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

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亦獨叅軍馬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某叅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然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

梁而游凝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
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云能感
動人至唐貞元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
恭恭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無等後為成都
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
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弦工吹師皆失執自廢
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
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

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有所
恡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業者歌無倫
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為一擲目作樂乃合韻
奏綠腰俱矚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
日歸莒莒沈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
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禁中葉為人潔峭自
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
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馬會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隣夜

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為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復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馮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弦及為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于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池為遊舟
娛席之地而娉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
佳思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余乃經度隙空之所因畧
污塹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瀉影
浮秀者輾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
之疾間公延護軍及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游池而
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踈汙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
盈來之候遞輪足給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

副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於其流因祝且詞曰
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縈縈為
公藻鏡新池泱泱與地興禪嘉鯉鮓魴於水息昌曉鮪
噓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鴣浴溪眠晴辛蒲剪剪扇荷擎
擎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紺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姿
以水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
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
跪卮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日入而

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於壽春或兵至百萬
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
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
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
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
州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孱卒百餘人

留郡中冬募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
人盡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
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墜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
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為西流環乳而瀆入于淮
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即為蓬徙
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但為
水工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
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

畏寇來其虛復飛語謠以惑其俗耶狐死首丘井閭多傳言之者老曰果不能守是堡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來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止於郵平明闢關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

代將軍西出強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
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
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盩厔縣丞廳記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沮渭短長之
補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禱而居雖善捕伐不
能無傷于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
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為艱理時

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忘遂籍民人
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
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於其間市閭雜業者
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
圃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募民豪農頗書名買橫緩急以
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膠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
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
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

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於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漕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

鹽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伐大梁彭城控西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抑澤河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縣縣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艫曝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揚子留後議之曰自閩越以西百郡所貢轉

輓皆出是以炎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公諸傭
盡出所儲不能振十半之食只益姦偷耳幾或有終歲
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教之倉列于所便以造出入
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泮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
廩以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
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卑濕無堪地遂
勅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
鹽鐵所輓皆趨偃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春其

工人曰舂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公就山林剪市之稼曰
天火方焚曰將焦萬方當頃刻之間雖得槩穢之器奮
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
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
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不賑
其為急也間不容釐今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
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剪之餘大可以為白小可以
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脞樞夾峙促命裁之

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來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
次及郡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
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
西崗夜多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兩
囊之於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
能盈一教其餘皆蔭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
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無別位顧
几硯與餼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為守
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
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
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
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以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
更其所政之為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
莊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者既

勞固以慢矣而况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諸隆談
謾搖笑譏左右侍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
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于正
寢西南隅墜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蔭用垢者磨
其淄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
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涓隨而比矣嗟乎轉庖為安不費
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
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
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
之務其難者不過理寵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
平之基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
既失地地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顧隴涇鹽靈
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往來者必出此視
其守由主人也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

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子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之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日朝之卿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之悟得其人賢何向之知者無而今

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西視戎至於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列署而刻記焉

沈下賢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沈下賢集卷六

唐 沈亞之 撰

記

櫟陽縣丞小廳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遺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尉簿

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

宦客子俱湊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
矣是時櫟陽城當公主降匈奴使迎者之部千人天子
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侍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
夕頓田氏遣承奉供具以不能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辨
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其為稀耳我且與
理一署使其密溫禮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
相等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之窮罄雖
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饜嗟乎隆否之跡由夫履

也其構在公堂之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厦於南陸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壁記

國家誅叛以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子豪商猾估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賦下不出御史操法

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與尤悔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公堂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著一作書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而况畿之在尉乎櫟陽其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西軍園衛雜幸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藥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勝女拏據反為之盤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為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馮緣蔓橫以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曹垂攀於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二法使終決不必理從高綴下

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於尉其受役唯單產孱民
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於內廡遞漏嚴夜給事諸主
家及園池大廡皆校尉遺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
畿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十六七他入之尉而昇者
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
未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能強尉於無當近世恩臣
負幸惡其踵進自致即白上約下以為尉未足拜且塞
譽排能使昇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

輕矣由觀為尉者俛俛自度民之吞者肆其懲弱者甘其困姦者隙其欺邑是者畏其為尤屬而決之其兵法之源使無撓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盂誠其當器受量不陷也鐘磬必銘勗其全聲有待也鑄鼎記刑子產之為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有記故附署而屬誠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

將徙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
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於東域中
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
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焉像
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
為之合土木以為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
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為尊而坐者有為卑而
拱立者有跪而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弦者吹者有具

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瞋目啗叱者摸鬼神焉此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力道盲聾警沈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為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沈溺於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如受

教諭者執樂而弦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
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
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
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
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于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
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
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機以悟
之其機高者其性惠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

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麗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謫掾江齋記

謫掾沈亞之癖居負江方葺為墻正於隄防之下堂序四闢巽隅道門雖心風奔怒鷗漾鷺澡顧簷廡之間而拏緒不發方署即盡提枕篔假床於弗域之中雖淄衣煩厭乃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水以敬之而筆吏王局前語之曰掾俸篔而食或不能給尚能及

堂室之為乎且廨宇非久託即更之得不為尤乎况葺
茅之葺輕弱易腐人人動歷歲時寧任再滿所用直使
罄裝併食以為之無所顧則郢壞阜磔而澤遊木生多
不能材漢流聳急束棧寡止縱有必修巨重價又不當
是用曷若無易其故與亞之曰誠爾也然則吾以為肝
者膽附庸其中為棲魂之館故能專視而佐意隨姿而
起情今漢流右吾之居不過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覩
由隣顏冉而不親其德也吾何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

遂召工人庸人茅塗之者與寄之磨溜洗故得充用者
十五太守聞之與其薪十四其餘則搜剪補輔然後配
材就構雖紅短不委各輻湊以任一棟七桎助桓楣二
桶覆厦狹廡重左而單右若翹之將翔然蕉旗竹萐分
植叢列為簾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折面江虛波炳嶂委
霞影對綵紅碧幟拾奔給于所矚遠邇高卑龍苦交黨
為宵清曉爽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蹈震神冶鼓焘如金
緹騰膠趨綠戔干聿切為颭燭揮鉉之駭翁然頽雲若然

漏暉倏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為端緒馮坐之中足以自
廣時大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權估為助使
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鹽場之署以
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粵
甌越之賓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
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

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
是時尚書職方郎崔稜為揚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
之既到滿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縣主簿加勤也
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當有
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
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

守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岡紫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縱其徒於民間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上侵社地壞丘隴夫社國之

尊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而曹自為其居侵壞之是
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常慄慄抱痛願得自劾以
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且論繫矣民間之皆大
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邯鄲走蒲
關朝邑令為具既酣前奉酒於余因請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委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為梁者
三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最東內淮江之粟而羣曹百衛

於是仰給唯平輕重之准為難即主官不職其咎何如
哉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
輕重出入之尤明量信敘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
衛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居再歲加為外郎因指
其署曰夫渭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
公賓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飾宇俟賢以誠其
敬今公齋陋冗無足為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
楹文梁勁楠既已具構顧其中可敘百榻而儒良至者

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級之得久留其下者雖
屨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津之剏開署宇為嚴虛
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胷中之曠大乎

沈下賢集卷六